

全本

二十四史

梁周北
书书史
北南隋
齐书史书



隋书目录

隋书卷一	帝纪第一	(1)
隋书卷二	帝纪第二	(6)
隋书卷三	帝纪第三	(11)
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	(15)
隋书卷五	帝纪第五	(18)
隋书卷六	列传第一	(19)
隋书卷七	列传第二	(20)
隋书卷八	列传第三	(23)
隋书卷九	列传第四	(26)
隋书卷十	列传第五	(29)
隋书卷十一	列传第六	(32)
隋书卷十二	列传第七	(35)
隋书卷十三	列传第八	(38)
隋书卷十四	列传第九	(39)
隋书卷十五	列传第十	(41)
隋书卷十六	列传第十一	(44)
隋书卷十七	列传第十二	(47)
隋书卷十八	列传第十三	(50)
隋书卷十九	列传第十四	(53)
隋书卷二十	列传第十五	(55)
隋书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六	(58)
隋书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七	(60)
隋书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八	(61)
隋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九	(63)
隋书卷二十五	列传第二十	(65)
隋书卷二十六	列传第二十一	(67)
隋书卷二十七	列传第二十二	(70)
隋书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三	(73)
隋书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四	(76)
隋书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五	(78)
隋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六	(81)
隋书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七	(83)
隋书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八	(86)
隋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九	(89)
隋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三十	(92)
隋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三十一	(96)
隋书卷三十七	列传第三十二	(100)

隋书卷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三.....	(103)
隋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三十四.....	(106)
隋书卷四十	列传第三十五.....	(108)
隋书卷四十一	列传第三十六.....	(112)
隋书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七.....	(116)
隋书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八.....	(118)
隋书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九.....	(121)
隋书卷四十五	列传第四十.....	(124)
隋书卷四十六	列传第四十一.....	(128)
隋书卷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二.....	(132)
隋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三.....	(134)
隋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四十四.....	(138)
隋书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五.....	(140)
隋书卷五十一	列传第四十六.....	(143)
隋书卷五十二	列传第四十七.....	(146)
隋书卷五十三	列传第四十八.....	(148)
隋书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十九.....	(151)
隋书卷五十五	列传第五十.....	(155)

隋书卷一

帝纪第一

高祖上

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徽，徽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慎，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随国公。薨，赠太保，谥曰桓。

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沈深严重。初入太学，虽至亲昵不敢狎也。

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为功曹。十五，以太祖勋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十六，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周太祖见而叹曰：“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明帝即位，授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帝尝遣善相者赵昶视之，昶诡对曰：“不过作柱国耳。”既而阴谓高祖曰：“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

武帝即位，迁左小宫伯。出为隋州刺史，进位大将军。后征还，遇皇妣寝疾三年，昼夜不离左右，代称纯孝。宇文护执政，尤忌高祖，屡将害焉。大将军侯伏侯寿等匡护得免。其后袭爵隋国公。武帝嫡高祖长女为皇太子妃，益加礼重。齐王宪言于帝曰：“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曰：“此止可为将耳。”内史王轨谏言于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高祖甚惧，深自晦匿。

建德中，率水军三万，破齐师于河桥。明年，从帝平齐，进位柱国。与宇文宪破齐任城王高澄于冀州，除定州总管。先是，定州城西门久闭不行。齐文宣帝时，或请开之，以便行路。帝不许，曰：“当有圣人来启之。”及高祖至而开焉，莫不惊异。寻转亳州总管。宣帝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大内丞、右司武，俄转大前疑。每巡幸，恒委居守。时帝为《刑经圣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滋章，非兴化之道，切谏，不纳。

高祖位望益隆，帝颇以为忌。帝有四幸姬，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谤。帝每忿怒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

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帝崩。时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丁未，发丧。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总已而听焉。以正阳宫为丞相府，以郑译为长史，刘昉为司马，具置僚佐。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崩解，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

六月，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道并至于长安。相州总管尉迟迥自以重臣宿将，志不能平，遂举兵东夏。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又宇文弼以荥州，石琚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叉罗以兖州，皆应于迥。迥遣子质于陈请援。高祖命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讨之。雍州牧毕王贤及赵、陈等五王，以天下之望归于高祖，因谋作乱。高祖执贤斩之，覆赵王等之罪，因召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

七月，陈将陈纪、萧摩诃等寇广陵，吴州总管于顼转击破之。广陵人杜乔生聚众反，刺史元义讨平之。韦孝宽破尉迟迥于相州，传首阙下，余党悉平。初，迥之乱也，郧州总管司马消难据州响应，淮南州县多同之。命襄州总管王谊讨之，消难奔陈。荆、郢群蛮乘衅作乱，命亳州总管贺若弼讨平之。先是，上柱国王谦为益州总管，既见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众，以匡复为辞。高祖方以东夏、山南为事，未遑致讨。谦进兵屯剑阁，陷始州。至是，乃命行军元帅、上柱国梁睿讨平之，传首阙下。巴、蜀阻险，人好为乱，于是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立铭垂诫焉。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赉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赵王伏甲以宴高祖，高祖几危，赖元弼以济，语在《曹传》。于是诛赵王招、越王盛。

九月，以世子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壬子，周帝诏曰：“假黄钺、使持节、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坚，慰山河之灵，应星辰之气，道高雅俗，德协幽显。释巾登仕，播绅倾属，开物成务，朝野承风。受诏先皇，弼谐寡薄，合天地而生万物，顺阴阳而抚四夷。近者，内有艰虞，外闻妖寇，以鹰鹯之志，运帷幄之谋，行两观之诛，扫万里之外。遐迹清肃，安所赖焉。四海之广，百官之富，俱禀大训，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栋梁斯托，神猷盛德，莫二于时。可授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余如故。”

冬十月壬申，诏赠高祖曾祖烈为柱国、太保、都督徐兖等十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隋国公，谥曰康；祖桓为柱国、太傅、都督陕蒲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隋国公，谥曰献；考忠为上柱国、太师、大冢宰、都督冀定等十三州诸军事、雍州牧。诛陈王纯。癸酉，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卒。

十一月辛未，诛代王达、滕王道。

十二月甲子，周帝诏曰：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圣人，一阴一阳，调其气者上宰。所以降神载挺，陶铸群生，代苍苍之工，成巍巍之业。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应百代之期，当千龄之运，家隆台鼎之盛，门有翊赞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尧舜，情类孔丘，宪章文武。爰初入仕，风流映世，公卿仰其轨物，搢绅谓为师表。入处禁闱，出居藩政，芳猷茂绩，仰望弥远。往平东夏，人情未安。燕南赵北，实为天府，拥节杖旄，任当连率。柔之以德，导之以礼，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风美迹，歌颂独存。淮海榛芜，多历年代，作镇南鄙，选众惟贤，威震殊俗，化行黔首。任事辄陈，取司邦政，国之大事，朝寄更深，鸾驾巡游，留台务广。周公陕西之任，仅可为

伦，汉臣关内之重，未足相况。

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经荼毒，亲受顾命，保义皇家。奸人乘隙，潜图宗社，无君之意已成，窃发之期有日。英规潜运，大略川回，匡国庇人，罪人斯得。两河遭乱，三魏称兵，半天之下，汹汹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生人之命将殆。安陆作衅，南通吴、越，蜂飞蛰聚，江、汉骚然。巴、蜀鸱张，翻将问鼎，秦涂更阻，汉门重闭。画筹帷帐，建出师车，诸将禀其谋，壮士感其义，不违时日，咸得清荡。九功远被，七德允谐，百僚师师，四门穆穆。光景照临之地，风云去来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驷山驷水，遐迩归心。使朕继踵上皇，无为以治。声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辅殷，霍光佐汉，方之蔑如也。

昔昔丘、曲阜，地多诸侯，重耳、小白，锡用殊礼。萧何优赞拜之仪，番君越公侯之爵。姬、刘以降，代有令谟，宜崇典礼，宪章自昔。可授相国，总百揆，去都督内外诸军事、大冢宰之号，进公爵为王，以隋州之崇业，郢州之安陆、城阳、温州之宜人，应州之平靖、上明，顺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广昌、安昌，申州之义阳、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临颖、广宁、初安，蔡州之蔡阳，郢州之汉东二十郡为隋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相国印绿綬绶，位在诸侯王上。隋国置丞相已下，一依旧式。高祖再让，不许。乃受王爵、十郡而已。诏进皇祖、考爵并为王，夫人为王妃。辛巳，司马消难以陈师寇江州，刺史成休宁击却之。

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令日已前赐姓，皆复其旧。是日，周帝诏曰：“伊、周作辅，不辞殊礼之锡，桓、文为霸，允应异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勋，彰不代之业。相国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礼，固守谦光，丝言未綍。宜申显命，一如往昔。王功必先人，赏存后已，退让为本，诚乖朕意。宜命百辟尽诣王宫，众心克感，必令允纳。如有表奏，勿复通闻。”癸丑，文武百官诣阙教劝，高祖乃受。甲寅，策曰：

咨尔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载，藉人事以财成，日往月来，由王道而盈昃。五气陶铸，万物流形。谁代上玄之工，斯则大圣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种德积善，载延上相。精采不代，风骨异人。匡国济时，除凶拨乱。百神奉职，万国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辅乃弘道于代，方斯蔑如也。今将授王典礼，其敬听朕命：

朕以不德，早承丕绪，上灵降祸，夙遭愆凶。妖丑覬覦，密图社稷，官省之内，疑虑惊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辑谐内外，潜运机衡，奸人悛悔，谋用丕显，俾繁旒之危为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经武略，久播朝野。戎轩大举，长驱晋、魏，平阳震熊黑之势，冀都耀魏豹之威。已平东夏，人情未一。业台之北，易水之南，西距并、魏，东至沧海，数千千里，举袂如帷。委以连城，建旌杖节，教因其俗，刑用轻典，如泥从印，犹草随风。此又公之功也。吴、越不宾，多历年代，淮、海之外，时非国有。爰整其旅，出镇于毫，武以威物，文以怀远。群盗自奔，外户不闭，人黎慕义，襁负而归。自北之风，化行南国。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宇，任重宗臣，入典八屯，外司九伐。禁卫勤巡警之务，治兵得搜狩之礼。此又公之功也。玺驾游幸，频委留台，文武注意，军国諮禀。万事咸理，反顾无忧。此又公之功也。朕在谅暗，公实总己。磐石之宗，奸回者众，招引无赖，连结群小。往者国衰甫尔，已创阴谋，积恶数旬，昆吾方稔。泣涕誓旬，宗庙以宁。此又公之功也。尉迟猖狂，称兵郢郢，欲长戟而指北阙，强弩而围南斗，凭陵三魏之间，震惊九州之半，聚徒百万，悉成蛇虺，洪水、涇水，一饮而竭。人之死生，翻系凶逆，寿之长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虺蜥，出车练卒，誓苍兕于山东，建旗水于山东。口授兵书，手画行阵，量敌制胜，指日克期。诸将遵其成旨，壮士感其大义，轻死忘生，转斗千里，旗鼓奋发，如火燎毛。玄黄变漳河之水，景观比爵台之峻。百城氛雾，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连率，跨据东秦，藉负海之饶，倚连山之险，望三辅而将逐鹿，指六国而愿连鸡。风雨之兵，助鬼为虐。本根既拔，枝叶自殒，屈法申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残贼，充斥一隅，蝇飞蚁聚，攻州略地。播以玄泽，迷更知反，服而舍之，无费遗粮。此又公之功也。宇文曹则宗枝，外藩岩邑，影响郢城，有同就贼。追勅吏人，叛城成，偏师讨讨，遂入网罗。束之武牢，有同困圉，事穷将军，如伏国刑。此又公之功也。擅让、席毗，拥众河外。陈、韩、梁、郑、宋、卫、邹、鲁，村落成聚，狼之墟，人庶为豺狼之饵。强以陵弱，大则吞小，城有昼闭，巷无行人。授律出师，随机扫定，让既授首，毗亦枭悬。此又公之功也。司马消难与国亲姻，作镇安陆，性多嗜欲，意好贪聚。属城子女，动掠靡余，都人货财，多少具罄。擅诛刺举之使，专杀仪台之臣。惧罪畏威，动而内哭。蚕食郡县，鸩毒华夏，闻有王师，自投南裔。帝唐崇山之罚，仅可方此，大汉流御之刑，是亦相匹。通逃入数，荆、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谦在蜀，翻为厉阶，闭剑阁之门，塞灵关之宇，自谓五丁复起，万夫莫向。分阃推毂，尝不逾时，风驰席卷，一举大定，擒斩凶恶，扫地无遗。此又公之功也。陈瑒因循伪业，自擅金陵，屡遣亡徒，越超江北。公指麾藩镇，无不摧殄。方置文深之柱，非止尉伦之拜。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济天下之勤，重之以明德，始于辟命，屈已登庸。素业清微，声掩庙廊，雄规神略，气盖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门，耻一匡之举九合。尊贤崇德，尚齿贵功，录旧旌善，兴亡绝继。宽猛相济，彝伦攸叙。敦睦帝亲，崇奖王室。星象不拆，阴阳自调，玄冥、祝融如奉太公之召，雨师、风伯似应成王之宰。祥风嘉气，触石摇林，瑞兽异禽，游园鸣阁。至功至德，可大可久，尽品物之和，究杳冥之极。

朕又闻之，昔者王设官胙土，营丘四履，得征五侯，参墟宪章，异其礼物。故藩屏作固，垂拱责成，沈默岩廊，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赏薄前王。朕以眇身，托于兆人之上，求诸故实，甚用惧虞。往加大典，宪章在昔。谦以自牧，未应朝礼。日月不居，便已隔岁。时谈物议，其谓朕何！今进授相国总百揆，以申州之义阳等二十郡为隋国。今命使持节、太傅、上柱国、杞国公椿，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奕，授相国印绶。相国礼绝百辟，任总群官，旧职常典，宜与事革。昔尧臣太尉，舜佐司空，姬且相周，霍光辅汉，不居藩国，唯在天朝。其以相国总百揆，去众号焉。上假爵、大丞相、大冢宰印绶。

又加九锡，其敬听朕后命。以公执律修德，慎狱恤刑，为其训范，人无异志，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勤心地利，所宝人天，崇本务农，公私殷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为副焉。公乐以移风，雅以变俗，遐迩胥悦，天地咸和，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仁风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回首内向，是用锡公朱户

以居。公水镜人伦，銓衡庶职，能官流咏，遇贤必举，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执钩于内，正性率下，犯义无礼，罔不屏黜，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公是用锡公铁钺各一。公威严夏日，精厉秋霜，猾夏必诛，顾眄天壤，扫清奸宄，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肃恭祀典，尊严如在，情切幽明，是用锡公栢鬯一卣，珪瓊副焉。随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哉！其敬循往策，只服大典，简恤庶功，对扬我太祖之休命。

于是建台置官。

丙辰，诏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鍾虡宫悬。王妃为王后，长子为太子。前后三让，乃受。

俄而周帝以众望而有归，乃下诏曰：“元气肇辟，树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辅惟德。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而独有。周德将尽，妖孽遂生，骨肉多虞，藩维构衅，影响同恶，过半区宇，或小或大，图帝图王，则我祖宗之业，不绝如线。相国隋王，睿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共武功俱远，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手运机衡，躬命将士，芟夷奸宄，刷荡氛秽，化通冠带，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况木行已谢，火运既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烟云改色，笙簧变音，狱讼咸归，讴歌尽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贞明，故以称为王，照临天下。朕虽寡昧，未达变通，幽显之情，皎然易识。今便祗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隋，一依唐、虞、汉、魏故事。”高祖三让，不许。遣兼太傅、上柱国、杞国公椿奉册曰：

咨尔相国隋王：粤若上古之初，爰启清浊，降符授圣，为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灵而利万物，非以区宇之富，未以宸极为尊。大庭、轩辕以前，疆连、赫胥之日，咸以无为无欲，不将不迎。遇哉！其详不可闻已。厥有载籍，遗文可观。圣莫逾于尧，美未过于舜。尧得太尉，已作运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精华之竭。彼褻褻脱屣，貳宫设燎，百辟归禹，若帝之初。隋王上则天时，不敢不授，下祗天命，不可不受。汤代于夏，武革于殷，干戈揖让，虽复异撰，应天顺人，其道靡异。自汉迄晋，有魏至周，天历逐狱讼之归，神鼎随讴歌之去。道高者称帝，录尽者不王，与夫文祖、神宗无以别也。

周德将尽，祸难频兴，宗戚奸回，咸将窃发。顾瞻宫阙，将图宗社，藩维连率，逆乱相寻。摇荡三方，不合如砾，蛇行鸟攫，投足无所。王受天明命，睿德在躬，救颓运之艰，匡坠地之业，拯大川之溺，扑燎原之火，除群凶于城社，廓妖氛于远服，至德高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极九野，万方四裔，圆首方足，罔不乐推。往岁长星夜扫，经天昼见，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聚，除旧之征，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鍾石变音，蛟鱼出穴，布新之祝，焕焉在下。九区归往，百灵协赞，人神属望，我不独知。仰祗皇灵，俯顺人愿，今敬以帝位禅于尔躬。天祚旁旁，天禄永终。于戏！王宜允执厥和，仪刑典训，升圆丘而敬苍昊，御皇极而抚黔黎，副率土之心，恢无疆之祚，可不盛欤！

遣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昶奉皇帝玺绶，百官劝进。高祖乃受焉。

开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设坛于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告庙，大赦，改元。京师庆云见。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以柱国、相国司马、渤海郡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沁源县公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部、咸安县男李德林为内史令，上开府、汉安县公韦世康为礼部尚书，上开府、义宁县公元晖为都官尚书，开府、民部尚书、昌国县公元岩为兵部尚书，上仪同、司宗长孙毗为工部尚书，上仪同、司会杨尚希为度支尚书，上柱国、雍州牧、郿国公杨惠为左卫大将军。乙丑，追尊皇考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为元明皇后。遣八使巡省风俗。丙寅，修庙社。立王后独孤氏为皇后，王太子勇为皇太子。丁卯，以大将军、金城公赵昶为尚书右仆射，上开府、济阳侯伊娄彦恭为左武侯大将军。己巳，以周帝为介国公，邑五千户，为隋室宾。旌旗车服礼乐，一如其旧。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周氏诸王，尽降为公。辛未，以皇弟同安郡公奘为雍州牧。乙亥，封皇帝弟国公奘为滕王，同安公奘为卫王；皇子雁门公广为晋王，俊为秦王，秀为越王，谅为汉王。以上柱国、并州总管、中国公李穆为太师，上柱国、邓国公襄为太傅，上柱国、幽州总管、任国公于翼为太尉，观国公田仁恭为太子太师，武德郡公柳敏为太子太保，济南郡公孙恕为太子少傅，开府苏威为太子少保。丁丑，以晋王广为并州总管，以陈留郡公杨智积为蔡王，兴城郡公杨静为道王。戊寅，以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

三月辛巳，高平获赤雀，太原获苍鸟，长安获白雀，各一。宣仁门槐树连理，众枝内附。壬午，白狼献方物。甲申，太白昼见。乙酉，又昼见。以上柱国元景山为安州总管。丁亥，诏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戊子，弛山泽之禁。以上开府、当涂县公贺若弼为越州总管，和州刺史、新义县公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己丑，置屋县献连理树，植之宫庭。辛卯，以上柱国、神武郡公襄毅为定州总管。戊戌，以太子少保苏威兼纳言、吏部尚书，余官如故。庚子，诏曰：“自古帝王受终革代，建侯锡爵，多与运迁。朕应策受图，君临海内，载怀沿革，事有不同，然则前帝后王，俱在兼济，立功立事，爵赏仍行。苟利于时，其致一揆，何谓物我之异，无计今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旧。”丁未，梁主萧岿使其太宰萧岩、司空刘义来贺。

四月辛巳，大赦。壬午，太白、岁星昼见。戊戌，太常散乐并放为百姓。禁杂乐百戏。辛丑，陈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琰来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禅，致之介国。是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五月戊子，封郿国公杨雄为广平王，永康郡公杨弘为河间王。辛未，介国公薨，上举哀于朝堂，以其族人洛嗣焉。

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戎服以黄。

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黄，百僚毕贺。庚午，秣鞞酋长贡方物。

八月壬午，废东京官。突厥河波可汗遣使贡方物。甲午，遣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出吐谷浑于青海，破而降之。

九月戊申，战亡之家，遣使赈给。庚午，陈将周罗睺攻陷胡墅，萧摩诃寇江北。辛未，以越王秀为益州总管，改封为蜀王。壬申，以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上柱国、宋安公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仍命尚书左仆射高颎节度诸军。突厥沙钵略可汗遣使贡方物。是月，行五铢钱。

冬十月乙酉，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授昌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戊子，行新律。壬辰，行率岐州。

十一月乙卯，以永昌郡公窦荣定为右武侯大将军。丁卯，遣兼散骑侍郎郑旆使于陈。己巳，有流星，声如陨墙，光烛于地。

十二月戊寅，以申州刺史朱敏为金州总管。甲申，以礼部尚书韦世康为吏部尚书。己丑，以柱国元褒为鄆州总管，兴势郡公卫玄为淮州总管。庚子，至自岐州。壬寅，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太子太保柳敏卒。

二年春正月癸丑，幸上柱国王谊第。庚申，幸安成长公主第。陈宣帝昶，子叔宝立。辛酉，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戊辰，陈遣使请和，归我胡墅。辛未，高丽、百济并遣使贡方物。甲戌，诏举贤良。

二月己丑，诏高颉等班师。庚寅，以晋王广为左武卫大将军，秦王俊为右武卫大将军，余官并如故。辛卯，幸赵国公独孤陀第。庚子，京师雨土。

三月戊申，开渠，引杜阳水于三畴原。

四月丁丑，以宁州刺史窦荣定为左武侯大将军。庚寅，大将军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

五月戊申，以上柱国、开府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己酉，旱，上亲省囚徒。其日大雨。己未，高宝宁寇平州，突厥入长城。庚申，以豫州刺史皇甫绩为都官尚书。壬戌，太尉、任国公于翼薨。甲子，改传国玺曰受命玺。

六月壬午，以太府卿苏孝慈为兵部尚书，雍州牧、卫王爽为原州总管。甲申，使使吊于陈国。乙酉，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马邑。戊子，以上柱国叱长叉为兰州总管。辛卯，以上开府尔朱敏为徐州总管。

丙申，诏曰：“朕抵奉玄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宫。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义、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彫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具幽显之情，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人尽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弃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仍诏左仆射高颉、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拔子干、太府少卿高龙义等创造新都。

秋八月癸巳，以左武侯大将军窦荣定为秦州总管。

十月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庚寅，上疾愈，享百僚于观德殿。赐钱帛，皆任其自取，尽力而出。辛卯，以营新都副监贺拔子干为工部尚书。

十一月丙午，高丽遣使献方物。

十二月辛未，上讲武于后园。甲戌，上柱国窦毅卒。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乙酉，遣沁源公虞庆则屯弘化，备胡。突厥寇周槃，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击之，为虏所败。丙戌，赐国子生经明者束帛。丁亥，亲录囚徒。

三年春正月庚子，将入新都，大赦天下。禁大刀长槊。癸亥，高丽遣使来朝。

二月己巳朔，日有蚀之。壬申，宴北道勋人。癸酉，陈遣兼散骑常侍贺弼、兼通直散骑常侍萧襄来聘。突厥寇边。甲戌，泾阳获毛龟。癸未，以左卫大将军李礼成为右武卫大将军。

三月丁未，上柱国、鲜虞县公谢庆恩卒。己酉，以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兰州总管。丙辰，雨，常服入新都。京师醴泉出。丁巳，诏购求遗书于天下。庚申，宴百僚，班赐各有差。癸亥，城榆关。

夏四月己巳，上柱国、建平郡公于义卒。庚午，吐谷浑寇临洮，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辛未，高丽遣使来朝。壬申，以尚书右仆射赵瓌兼内史令。丁丑，以滕王瓌为雍州牧。己卯，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庚辰，行军总管阴寿破高宝宁于黄龙。甲申，旱，上亲祀雨师于国城之西南。丙戌，诏天下劝学行礼。以济北郡公梁远为汶州总管。己丑，陈郢州城主张子讥遣使请降，上以和好，不纳。辛卯，遣兼散骑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骑常侍王劼使于陈。癸巳，上亲尊。甲午，突厥遣使来朝。

五月癸卯，行军总管李晃破突厥于摩那渡口。甲辰，高丽遣使来朝。乙巳，梁太子萧瑄来贺迁都。丁未，获鞠贡方物。戊申，幽州总管阴寿卒。辛酉，有事于方泽。壬戌，行军元帅窦荣定破突厥及吐谷浑于凉州。丙寅，赦黄龙死罪已下。

六月庚午，以卫王爽子集为遂安郡王。戊寅，突厥遣使请和。庚辰，行军总管梁远破吐谷浑于尔汗山，斩其名王。壬申，以晋州刺史燕荣为青州总管。己丑，以河间王弘为宁州总管。乙未，幸安成长公主第。

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周摇为幽州总管。壬戌，诏曰：“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历俗敦风，宜见褒奖。往者，山东、河表，经此妖乱，孤城远守，多不自全。济阴太守杜猷身陷贼徒，命悬寇手。郡省事范台致倾产营护，免其戮辱。眷言诚节，实有可嘉，宜超恒赏，用明沮劝。台攻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丁卯，日有蚀之。

八月丁丑，获鞠贡方物。己卯，以右武卫大将军李礼成为襄州总管。壬午，遣尚书左仆射高颉出宁州道，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道，并为行军元帅，以击胡。戊子，上有事于太社。

九月壬子，幸城东，观稼谷。癸丑，大赦天下。

冬十月甲戌，废河南道行台省，以秦王俊为秦州总管。

十一月己酉，发使巡省风俗，因下诏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已诏使人，所在賑恤，扬鞭分路，将遍四海，必令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其有志节高妙，越等超伦，亦仰使人就加旌异，令一行一善奖励于人。远近官司，遐迩风俗，巨细必纪，还日奏闻。庶使不出户庭，坐知万里。”庚辰，陈遣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来聘。陈主知上之貌异世人，使彦画像持去。甲午，罢天下诸郡。

闰十二月乙卯，遣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使于陈。戊午，以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刑部尚书苏威为民部尚书。

四年春正月甲子，日有蚀之。己巳，有事于太庙。辛未，有事于南郊。壬申，梁主萧岿来朝。甲戌，大射于北苑，十日而罢。壬午，齐州水。辛卯，渝州获兽似麋，一角同蹄。壬辰，班新历。

二月乙巳，上饗梁主于霸上。丁未，靺鞨贡方物。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来降。庚戌，幸颍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来降。

夏四月己亥，敕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庚子，以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尚书右仆射，瀛州刺史杨尚希为兵部尚书，毛州刺史刘仁恩为刑部尚书。甲辰，以上柱国叱李长叉为信州总管。丁未，宴突厥、高丽、吐谷浑使者于大兴殿。丁巳，以上大将军贺娄子干为榆关总管。

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丙子，以柱国冯昱为汾州总管。乙酉，以汴州刺史吕仲泉为延州总管。

六月庚子，降囚徒。乙巳，以鸿胪卿乙弗窋为翼州总管，上柱国豆卢绩为夏州总管。壬子，开渠，自渭达河以通运漕。戊午，秦王俊来朝。

秋七月丙寅，陈遣兼散骑常侍谢泉、兼通直散骑常侍贺德基来聘。

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戊戌，卫王爽来朝。是日，以秦王俊纳妃，宴百僚，颁赐各有差。壬寅，上柱国、太傅、邓国公窦炽薨。丁未，宴秦王官属，赐物各有差。壬子，享陈使。乙卯，陈将夏侯苗请降，上以通和，不纳。

九月甲子，幸襄国公主第。乙丑，幸霸水，观漕渠，赐督役者帛各有差。己巳，上亲录囚徒。庚午，契丹内附。甲戌，驾幸洛阳，关内饥也。癸未，太白昼见。

冬十一月壬戌，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通直散骑常侍豆卢寔使于陈。癸亥，以榆关总管贺娄子干为云州总管。

五年春正月戊辰，诏行新礼。

三月戊午，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左领军大将军，上柱国宇文忻为右领军大将军。

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壬寅，上柱国王谊谋反，伏诛。乙巳，诏征山东马荣伯等六儒。戊申，车驾至自洛阳。

五月甲申，诏置义仓。梁主萧岿殂，其太子琮嗣立。遣上大将军元契使于突厥阿波可汗。

秋七月庚申，陈遣兼散骑常侍王诤、兼通直散骑常侍阮卓来聘。丁丑，以上柱国宇文庆为凉州总管。壬午，突厥沙钵略上表称臣。

八月丙戌，沙钵略可汗遣子库合真特勤来朝。甲辰，河南诸州水，遣民部尚书邳国公苏威赈给之。戊申，有流星数百，四散而下。己酉，幸栗园。

九月丁巳，至自栗园。乙丑，改鲍陂曰杜陂，霸水为泄水。陈将湛文彻寇和州，仪同三司费宝首获之。丙子，遣兼散骑常侍李若、兼通直散骑常侍崔君贽使于陈。

冬十月壬辰，以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朔州总管吐万绪为徐州总管。

十一月甲子，以上大将军源雄为朔州总管。丁卯，晋王广来朝。

十二月丁未，降囚徒。戊申，以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夏州总管。

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项羌内附。庚午，班历于突厥。辛未，以柱国韦洸为安州总管。壬申，遣民部尚书苏威巡省山东。

二月乙酉，山南荆、浙七州水，遣前工部尚书长孙毗驥恤之。丙戌，制刺史上佐每岁幕更入朝，上考课。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乙未，以上柱国崔弘度为襄州总管。庚子，大赦天下。

三月己未，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上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上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昃孜孜，犹恐不逮。岂学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癸亥，突厥沙钵略遣使贡方物。

夏四月己亥，陈遣兼散骑常侍同璠、兼通直散骑常侍江椿来聘。

秋七月辛亥，河南诸州水。乙丑，京师雨毛，如马鬣尾，长者二尺余，短者六七寸。

八月辛卯，关内七州旱，免其赋税。遣散骑常侍裴豪、兼通直散骑常侍刘颋聘于陈。戊申，上柱国、太师、申国公李穆薨。

闰己酉，以河州刺史段文振为兰州总管。丁卯，皇太子镇洛阳。辛未，晋王广、秦王俊并来朝。丙子，上柱国、郧国公梁士彦，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柱国、舒国公刘昉，以谋反伏诛。上柱国、许国公宇文善坐事除名。

九月辛巳，上素服御射殿，诏百僚射，赐梁士彦三家资物。丙戌，上柱国、宋安郡公元景山卒。庚子，以上柱国李询为隰州总管。辛丑，诏大象已来死事之家，咸令赈恤。

冬十月己酉，以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并州总管、晋王广为雍州牧，余官如故；兵部尚书杨尚希为礼部尚书。癸丑，置山南道行台尚书省于襄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丙辰，以芳州刺史骆平难为叠州刺史，衡州总管周法尚为黄州总管。甲子，甘露降于华林园。

七年春正月癸巳，有事于太庙。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

二月丁巳，祀朝日于东郊。己巳，陈遣兼散骑常侍王亨、兼通直散骑常侍王慎来聘。壬申，车驾幸醴泉宫。是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夏四月己酉，幸晋王第。庚戌，于扬州开山阴渚，以通运漕。突厥沙钵略可汗卒，其子雍虞闾嗣立，是为都蓝可汗。癸亥，颁青龙符于东方总管、刺史，西方以驱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甲戌，遣兼散骑常侍杨同、兼通直散骑常侍崔偃使于陈。以民部尚书苏威为吏部尚书。

五月乙亥朔，日有蚀之。己卯，雨石于武安、滏阳间十余里。

秋七月己丑，卫王爽薨，上发丧于门下外省。

八月丙午，以怀州刺史源雄为朔州总管。庚申，梁主萧琮来朝。

九月乙酉，梁安平王萧宗琮于其国，以奔陈。辛卯，废梁国，曲赦江陵。以梁主萧琮为柱国，封莒国公。

冬十月庚申，行幸同州，以先帝所居，降囚徒。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上极欢，曰：“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

十一月甲午，幸冯翊，亲祠故社。父老对诏失旨，上大怒，免其县官而去。戊戌，至自冯翊。

隋书卷二

帝纪第二

高祖下

八年春正月乙亥，陈遣散骑常侍袁雅、兼通直散骑常侍周止水来聘。

二月庚子，镇星入东井。辛酉，陈人寇硤州。

三月辛未，上柱国、陇西郡公李询卒。壬申，以成州刺史姜须达为会州总管。甲戌，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兼通直散骑常侍韦晖使于陈。戊寅，诏曰：

昔有苗不宾，唐尧薄伐，孙皓僭虐，晋武行诛。有陈窃据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陈项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襄行为令，往来修睦，望其迁善。时日无几，衅恶已闻。厚纳叛亡，侵犯城戍，勾吴、闽越，肆厥残忍。于时王师大举，将一车书，陈项反地收兵，深怀震惧，责躬请约，俄而致殒。矜其丧祸，仍诏班师。

叔宝承风，因求继好，载竹克念，共郭行李。每见珪璋入朝，辄轩出使，何尝不殷勤晓喻，戒以惟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弥野，威侮五行，息弃三正，诛翦骨肉，夷灭才良。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微赍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嬖媚，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穹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恶，祭鬼求恩，歌舞衢路，酣醉宫闱。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蹕，跃马振策，从旦至昏，无所经营，驰走不息。负甲持仗，随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谴。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戮，各各任聚斂。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倾心翹足，誓告于我，日月以冀，文奏相寻。重以背德违言，播荡疆场，巴峡之下，海濱已西，江北、江南，为鬼为蜮。死犹穿发掘之酷，生居极攘夺之苦，抄掠人畜，断截樵苏，市井不立，农事废寝。历阳、广陵，窥觊相继，或谋图城邑，或劫剥吏人，昼伏夜游，鼠窜狗盗。彼则羸兵散卒，来必就擒，此则重门设险，有劳藩捍。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有桀之国，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潜相招诱，不顾朕恩。士女深追勤之悲，城府致空虚之叹。非直朕居人上，怀此无忘，既而百辟屡以为言，兆庶不堪其请，岂容对而不诛，忍而不教！

近日秋始，谋欲吊人。益部楼船，尽令东望，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岂非苍昊受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以上天之灵，助戡定之力，便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举也，永清吴、越。其将士粮仗，水陆资须，期会进止，一准别敕。

秋八月丁未，河北诸州饥，遣吏部尚书苏威赈恤之。

九月丁丑，宴南征诸将，颁赐各有差。癸巳，嘉州言龙见。

冬十月己亥，太白出西方。己未，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辛酉，陈遣兼散骑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来聘，拘留不遣。甲子，将伐陈，有事于太庙。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业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浣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曲赦陈国。有星孛于牵牛。

十一月丁卯，车驾饯师。招购陈叔宝位上柱国、万户公。乙亥，行幸定城，陈师誓众。丙子，幸河东。

十二月庚子，至自河东。

九年春正月己巳，白虹夹日。辛未，贺若弼拔陈京口，韩擒虎拔陈南豫州。癸酉，以尚书右仆射虞庆则为右卫大将军。丙子，贺若弼败陈师于蒋山，获其将萧摩诃。韩擒虎进师入建邺，获其将任蛮奴，获陈主叔宝。陈国平，合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癸巳，遣使持节巡抚之。

二月乙未，废淮南行台省。丙申，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丁酉，以襄州总管韦世康为安州总管。

夏四月己亥，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三军凯入，献俘于太庙。拜晋王广为太尉。庚戌，上御广阳门，宴将士，颁赐各有差。辛亥，大赦天下。己未，以陈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琬、王仪，御史中丞沈炯等，邪佞于其主，以致亡灭，皆投之边裔。辛酉，以信州总管杨素为荊州总管，吏部侍郎宇文弼为荊州尚书，宗正少卿杨异为工部尚书。壬戌，诏曰：

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丧乱已来，纲纪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朕为帝王，志存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职位，遐迩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蔑然俱尽。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父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官府从宦，丘园素士，心迹相表，宽弘为念，勿为局促，乖我皇猷。

朕君临区宇，于兹九载，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于颜色，劳于兴寝。自顷逞艺论功，昌言乃众，推诚切谏，其事甚疏。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启至诚，匡兹不逮。见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默然，退有后言。颂告天下，咸悉此意。

闰月甲子，以安州总管韦世康为信州总管。丁丑，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己卯，以吏部尚书苏威为尚书右仆射。

六月乙丑，以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丁丑，以吏部侍郎卢恺为礼部尚书。

时朝野物议，咸愿登封。秋七月丙午，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

八月壬戌，以广平王雄为司空。

冬一月壬辰，考使定州刺史豆卢通等上表，请封禅，上不许。庚子，以右卫大将军虞庆则为右武侯大将军，右领军将军李安为右领军大将军。甲寅，降囚徒。

十二月甲子，诏曰：“朕抵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淳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朕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今欲更调律吕，改张琴瑟。且妙术精微，非因教习，工人代掌，止传糟粕，不足达神明之德，论天地之和。区域之间，奇才异艺，天知神授，何代无哉！盖晦迹于非时，俟昌言于所好，宜可搜访，速以奏闻，庶睹一艺之能，共就九成之业。”仍诏太常牛弘、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议定作乐。己巳，以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孙昭为河南王，增为华阳王。

二月庚申，幸并州。

夏四月辛酉，至自并州。

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

六月辛酉，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癸亥，以灵州总管王世积为荆州总管，浙州刺史元胄灵州总管。

秋七月癸卯，以纳言杨素为内史令。庚戌，上亲录囚徒。辛亥，高丽辽东郡公高阳卒。壬子，吐谷浑遣使来朝。

八月壬申，遣柱国、襄阳郡公韦洸，上开府、东莱郡公王景，并持节巡抚岭南，百越皆服。

冬十月甲子，颁木鱼符于京师官五品已上。戊辰，以永州总管周法尚为桂州总管。

十一月辛卯，幸国学，颁赐各有差。丙午，契丹遣使朝贡。辛丑，有事于南郊。是月，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惠、苏州人沈玄侭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棱、饶州吴代华、永嘉沈孝澈、泉州王国庆、余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诏上柱国、内史令、越国公杨素讨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辛丑，高丽遣使朝贡。丙午，皇太子妃元氏薨，上举哀于文思殿。

二月戊午，吐谷浑遣使贡方物。以大将军苏孝慈为工部尚书。丙子，以临颖令刘弘治术尤异，擢为莒州刺史。己卯，突厥遣使献七宝碗。辛巳晦，日有蚀之。

三月壬午，遣通事舍人若干治使于吐谷浑。癸未，以幽州总管周瑒为寿州总管，朔州总管吐万绪为夏州总管。

夏四月戊午，突厥雍虞闾可汗遣其特勤来朝。

五月甲子，高丽遣使贡方物。癸卯，诏百官悉诣朝堂上封事。乙巳，以右卫将军元晃为左卫大将军。

秋七月己丑，以柱国杜彦为洪州总管。

八月壬申，幸栗园。滕王瓌薨。乙亥，至自栗园。上柱国、沛国公郑译卒。

十二月丙辰，黠羯遣使贡方物。

十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苏州刺史皇甫绩为信州总管，宣州刺史席代雅为广州总管。

二月己巳，以蜀王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汉王谅为雍州牧、右卫大将军。

夏四月辛卯，以寿州总管周瑒为襄州总管。

五月辛亥，广州总管席代雅卒。

秋七月乙巳，尚书右仆射、郢国公苏威，礼部尚书、容城县侯卢恺，并坐事除名。壬戌，幸昆明池，其日还宫。己巳，有事于太庙。壬申晦，日有蚀之。

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乙亥，幸龙首池。癸巳，制宿卫者不得辄离所守。丁酉，上柱国、夏州总管、楚国公豆卢勣卒。戊戌，上亲录囚徒。

九月丁未，以工部尚书杨异为吴州总管。

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为卫王。壬午，有事于太庙。至太祖神主前，上流涕呜咽，悲不自胜。

十一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壬子，宴百僚，颁赐各有差。己未，上柱国、新义郡公韩擒虎卒。庚申，以豫州刺史权武为潭州总管。甲子，百僚大射于武德殿。

十二月癸酉，突厥遣使来朝。乙酉，以上柱国、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己酉，吐谷浑、黠羯并遣使贡方物。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上柱国、郢国公韩建业卒。丙午，契丹、奚、霫、室韦并遣使贡方物。壬子，亲祀感帝。己未，以信州总管韦世康为吏部尚书。壬戌，行幸岐州。

二月丙子，诏营仁寿宫。丁亥，至自岐州。戊子，宴考使于嘉则殿。己卯，立皇孙暕为豫章王。戊子，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隰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以贿伏诛。己丑，制坐事去官者，配流一年。丁酉，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讖。

夏四月癸未，制战亡之家，给复一年。

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秋七月戊申，黠羯遣使贡方物。壬子，左卫大将军、云州总管、钜鹿郡公驾葵子干卒。丁巳，幸昆明池。戊辰晦，日有蚀之。

九月丙辰，降囚徒。庚申，以郢国公杨纶为滕王。乙丑，以柱国杜彦为云州总管。

冬十月乙卯，上柱国、华阴郡公梁彦光卒。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诏曰：“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于斯为大。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雅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

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淫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

五月辛酉，京师地震。关内诸州旱。

六月丁卯，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

秋七月乙未，以邳国公苏威为纳言。

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九月己未，以齐州刺史樊子盖为循州总管。丁巳，以基州刺史崔仲方为会州总管。

冬闰十月甲寅，诏曰：“齐、梁、陈往皆创业一方，绵历年代。既宗祀废绝，祭莫无主，兴言矜念，良以怆然。莒国公萧瑒及高仁英、陈叔宝等，宜令以时修其祭祀。所须器物，有司给之。”乙卯，制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

十一月壬戌，制州县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癸未，有星孛于角亢。

十二月乙未，东巡狩。”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车驾次齐州，亲问疾苦。丙寅，旅王符山。庚午，上以岁旱，祠太山，以谢愆咎。大赦天下。

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丁巳，上柱国、蒋国公梁睿卒。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望祭五岳海渚。丁亥，幸仁寿宫。营州总管韦艺卒。

夏四月己丑朔，大赦天下。甲辰，以赵州刺史杨达为工部尚书。丁未，以开府仪同三司韦冲为营州总管。

五月癸酉，吐谷浑遣使朝贡。丁亥，制京官五品已上，佩铜鱼符。

六月戊子，诏黜底柱。庚寅，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綾文布，命焚之于朝堂。乙未，林邑遣使来贡方物。辛丑，诏名山大川未祀典者，悉祠之。

秋七月乙丑，晋王广献毛龟。甲戌，遣邳国公苏威巡省江南。戊寅，至自仁寿宫。辛巳，制九品已上官，以理去职者，听并执笏。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书韦世康为荆州总管。

十一月辛酉，幸温汤，乙丑，至自温汤。

十二月戊子，赦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并籍没其家。己丑，诏文武官以四考交代。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孙裕为平原王，筠为安成王，颀为安平王，恪为襄城王，该为高阳王，韶为建安王，熒为颍川王。

夏五月丁巳，以怀州刺史庞晃为夏州总管，蔡阳县公姚辩为灵州总管。

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进仕。并州大蝗。辛丑，诏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

秋八月丙戌，诏决死罪者，三奏而后行刑。

冬十月己丑，幸长春宫。

十一月壬子，至自长春宫。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万岁击西羌，平之。庚寅，幸仁寿宫。庚子，上柱国王世积讨桂州贼李光仕，平之。壬寅，河南王昭纳妃，宴群臣，颁赐各有差。

三月丙辰，诏曰：“分职设官，共理时务，班位高下，各有等差。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各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论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辛酉，上亲录囚徒。癸亥，上柱国、鼓国公刘昶以罪伏诛。庚午，遣治书侍御史柳武、皇甫诞巡省河南、河北。

夏四月戊寅，颁新历。壬午，诏曰：“周历告终，群凶作乱，衅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区宇，圣灵垂佑，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郇襄公孝宽、广平王雄、蒋国公睿、楚国公瑒、齐国公瑒、鲁国公瑒、新宁公长叉、宣阳公世积、赵国公罗云、陇西公洵、广业公景、真昌公振、沛国公译、项城公子相、钜鹿公子干等，登庸纳揆之时，草昧经纶之日，丹诚大节，心尽帝图，茂绩殊勋，力宣王府。宜弘其门绪，与国同休。其世子世孙未经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荣位，世禄无穷。”

五月，宴百僚于玉女泉，颁赐各有差。己巳，蜀王秀来朝。高丽遣使贡方物。甲戌，以左卫将军独孤罗云为凉州总管。

闰己卯，群鹿入殿门，驯扰侍衙之内。

秋七月丁丑，桂州人李代贤反，遣右武侯大将军虞庆则讨平之。丁亥，上柱国、并州总管秦王俊坐事免，以王就第。戊戌，突厥遣使贡方物。

八月丁卯，荆州总管、上庸郡公韦世康卒。

九月甲申，至自仁寿宫。庚寅，上谓侍臣曰：“礼主于敬，皆当尽心。黍稷非馨，贵在诚肃。庙诞设乐，本以迎神，齐祭之日，触目多感。当此之际，何可为心！在路奏乐，礼未为允。群公卿士，宜更详之。”

冬十月丁未，颁铜兽符于驸马、车骑府。戊申，遣王静嘉。庚午，诏曰：“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已后，享庙日不须备鼓吹，殿庭勿设乐悬。”辛未，京师大霖。

十一月丁亥，突厥遣使来朝。

十二月壬子，上柱国、右武侯大将军、鲁国公虞庆则以罪伏诛。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二月甲辰，幸仁寿宫。乙巳，以汉王谅为行军元帅，水陆三十万伐高丽。

三月乙亥，以柱国杜预为朔州总管。

夏四月癸卯，以蒋州刺史郭衍为洪州总管。”

五月辛亥，诏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

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高元官爵。

秋七月壬申，诏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课役。丙子，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九月己丑，汉王谅师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庚寅，赦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辛卯，至自仁寿宫。

冬十一月甲戌，上亲录囚徒。癸未，有事于南郊。

十二月庚子，上柱国、夏州总管、任城郡公王景以罪伏诛。是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戊寅，大射武德殿，宴赐百官。二月己亥，晋王广来朝。辛丑，以并州总管长史宇文弼为朔州总管。甲寅，幸仁寿宫。

夏四月丁酉，突厥利可汗内附。达头可汗犯塞，遣行军总管史万岁击破之。

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为内史令。

秋八月癸卯，上柱国、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坐事免。辛亥，上柱国、皖城郡公张威卒。甲寅，上柱国、城阳郡公李彻卒。

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利可汗为启人可汗，筑大利城处其部落。庚子，以朔州总管宇文弼为代州总管。

十二月乙未，突厥都蓝可汗为部下所杀。丁丑，星陨于渤海。

二十年春正月辛酉朔，上在仁寿宫。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癸亥，以代州总管宇文弼为吴州总管。

二月己巳，以上柱国崔弘度为原州总管。丁丑，无云而雷。

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军总管张衡讨平之。

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晋王广为行军元帅，击破之。乙亥，天有声如泻水，自南而北。

六月丁丑，秦王俊薨。

秋八月，老人星见。

九月丁未，至自仁寿宫。癸丑，吴州总管杨异卒。

冬十月己未，太白昼见。乙丑，皇太子勇及诸子并废为庶人。杀柱国、太平县公史万岁。己巳，杀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曼。

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京师大风雪。以晋王广为皇太子。

十二月戊午，诏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辛巳，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壞偷盗佛及天尊像、狱镇海渚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壞天尊者，以恶逆论。”

仁寿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尚书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丁酉，徙河王暕为晋王。突厥寇恒安，遣柱国韩洪击之，官军败绩。以晋王暕为内史令。辛丑，诏曰：“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故投主殉节，自古称难，殒身王事，礼加二等。而代俗之徒，不达大义，至于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兴言念此，每深愍叹！且入庙祭祀，并不虔饗，何止坟莹，独在其外。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

二月乙卯朔，日有蚀之。辛巳，以上柱国独孤楷为原州总管。

三月壬辰，以豫章王暕为扬州总管。

夏四月，以浙州刺史苏孝慈为洪州总管。

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壬辰，霖雨震雷，大风拔木，宜君湫水移于始平。

六月癸丑，洪州总管苏孝慈卒。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风俗。乙丑，诏曰：“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任贤隩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其日，颁舍利于诸州。

秋七月戊戌，改国子为太学。

九月癸未，以柱国杜彦为云州总管。

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壬辰，以资州刺史衙玄为遂州总管。

二年春二月辛亥，以邢州刺史侯莫陈颢为桂州总管，宗正杨杞为荆州总管。

三月己亥，幸仁寿宫。壬寅，以齐州刺史张乔为潭州总管。

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

秋七月丙戌，诏内外官各举所知。戊子，以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

八月己巳，皇后独孤氏崩。

九月丙戌，至自仁寿宫。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乙未，上柱国、襄州总管、金水郡公周摇卒。陇西地震。

冬十月壬子，曲赦益州管内。癸丑，以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

闰月甲申，诏尚书左仆射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谬。己丑，诏曰：“礼之为用，时义大矣。黄琬苍璧，降天地之神，柴盛牲食，展宗庙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丧纪之节。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礼。自区宇乱离，绵历年代，王道衰而变风作，微言绝而大义乖，与代推移，其弊日甚。至于四时郊祀之节文，五服麻葛之隆杀，是非异说，踳驳殊涂，致使圣教凋讹，轻重无准。朕祗承天命，抚临生人，当洗滌之时，属干戈之代。克定祸乱，先运武功，剿正彝典，日不暇给。今四海义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风训俗，导德齐礼，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

则。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郢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劼，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缙，实允金议。可并修定五礼。”王褒，葬献皇后于太陵。

十二月癸巳，上柱国、益州总管蜀王秀废为庶人。交州人李佛子举兵反，遣行军总管刘方讨平之。

三年春二月己卯，原州总管、比阳县公庞晃卒。戊子，以大将军、蔡阳郡公姚辩为左武侯大将军。

夏五月癸卯，诏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但风树不静，严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恩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之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

六月甲午，诏曰：

《礼》云：“至亲以期断。”盖以四时之变易，万物之更始，故圣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尔也。但家无二尊，母为厌降，是以父存丧母，还服于期者，服之正也。岂容期内而更小祥！然三年之丧而有小祥者，《礼》云：“期，祭，礼也。期而除丧，道也。”以是之故，虽未再期，而天地一变，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练焉，以存丧祭之本。然期丧有练，于理未安。虽云十一月而练，用无所法象，非期非时，岂可除祭。而儒者徒拟三年之丧，立练禫之节，可谓苟存其变，而失其本，欲渐于夺，乃薄于丧。致使子则冠练去经，黄裹缘练，经则布葛在躬，粗服未改。岂非经哀尚存，子情已夺，亲疏失伦，轻重颠倒！乃不顾人情，岂圣人之意也！故知先圣之礼废于人邪，三年之丧尚存不行之者，至于祥练之节，安能不坠者乎？

《礼》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而大夫士之丧父母，乃贵贱异服。然则礼壤乐崩，由来渐矣。所以晏平仲之斩衰，其老谓之非礼，滕文公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盖由王道既衰，诸侯异政，将逾越于法度，恶礼制之害己，乃灭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肉之恩，轻重从俗，无易之道，隆杀任情。况孔子没而微言隐，秦灭学而经籍焚者乎！有汉之兴，虽求儒雅，人皆异说，义非一贯。又近代乱离，唯务兵革，其于典礼，时所未遑。夫礼不从天降，不从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谓情缘于恩也。故恩厚者生其礼隆，情轻者其礼杀。圣人以是称情立文，别亲疏贵贱之节。自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礼，与时而杀。此乃服不称亲，容不称服，非所谓圣人缘恩表情，制礼之义也。

然丧与易也，宁在于戚，则礼之本也。礼有余余，未若于哀，则情之实也。今十一月而练者，非礼之本，非情之实。由是言之，父存丧母，不宜有练。但衣礼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圣人之意，达孝子之心。

秋七月丁卯，诏曰：

日往月来，唯天所以运序，山镇川流，唯地所以宣气。运序则寒暑无差，宣气则云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万物而功。况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运，独见致治，不籍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尧钦明，命义和以居岳，虞舜睿德，升元、凯而作相。伊尹鼎俎之腰，为殷之阿衡，吕望渔钓之夫，为周之尚父。此则鸣鹤在阴，其子必和，风云之从龙虎，贤哲之应圣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顺阴阳之序，岂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

自王道衰，人风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为下必踵私法以希时。上下相蒙，君臣义失，义失则政乖，政乖则人困。盖同德之风难嗣，离德之轨易追，则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则众口铄金，数辱之祸不测。是以行歌避代，群位靡固，卷而可怀，黜而无恨，故逐江湖之上，沈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洁而不悔者也。至于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时，行足以励俗，遗弃于草野，埋灭而无闻，岂胜道哉！所以览古而叹息者也。

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岂是人功，实乃天意。朕惟夙夜祗惧，将所以上嗣明灵，是以小心励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虽求博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唯恐商歌于长夜，抱关于夷门，远迹犬羊之间，屈身僮仆之伍。其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有阙。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徵召将送，必须以礼。

八月壬申，上柱国、检校幽州总管、落业郡公燕荣以罪伏诛。

九月壬戌，置常平官。甲子，以营州总管韦冲为民部尚书。

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之。

四年春正月丙辰，大赦。甲子，幸仁寿宫。乙丑，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

夏四月乙卯，上不豫。

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有星入月中，数日而退。长人见于雁门。

秋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己亥，以大将军段文振为云州总管。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献歌。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遗诏曰：

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用登大位，当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几，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减放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是安乐，不谓遇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天，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政，正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

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偏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封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

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教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负朕命！

乙卯，发丧。河间杨柳四株无故黄落，既而花叶复生。

八月丁卯，梓宫至自仁寿宫。丙子，殡于大兴前殿。

冬十月己卯，合葬于太陵，同坟而异穴。

上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诸子幼弱，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之旧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绛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虽蓄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吝，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腐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彻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及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上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节。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严峻，喜怒无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鸩、鹿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指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令人路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

史臣曰：高祖龙德在田，奇表异见，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与能之议，未为当时所许，是以周室旧臣，咸怀愤惋。既而王谦固三蜀之阻，不逾期月，尉迥举全齐之众，一战而亡，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乘兹机运，遂迁周鼎。于时蛮夷猾夏，荆、扬未一，劳弊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驍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治，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廩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倾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乾，子孙继踵屠戮，松楸才列，天下已非随有。惜哉！述春衰息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

隋书卷三

帝纪第三

炀帝上

炀皇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献独孤皇后。上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在周，以高祖助，封雁门郡公。

开皇元年，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寻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大将军如故。高祖令项城公韶、安道公李辅寻之。上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高祖密令善相者来和偏视诸子，和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较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修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

六年，转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其年，征拜雍州牧、内史令。八年冬，大举伐陈，以上为行军元帅。及陈平，执陈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侯，有害于民，斩之右阙下，以谢三吴。于是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进位太尉，赐车马、裘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复拜并州总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率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领武侯大将军。明年，归藩。后数载，突厥寇边，复为行军元帅，出灵武，无虏而还。

及太子勇废，立上为皇太子。是月，当受册。高祖曰：“吾以大兴公成帝业。”令上出舍大兴县。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

仁寿初，奉诏巡抚东南。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监国。

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八月，奉梓宫还京师。并州总管汉王谅举兵反，诏尚书左仆射杨素讨平之。九月乙巳，以备身将军崔彭为左领军大将军。十一月乙未，幸洛阳。丙申，发丁男数十万掘鳖，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癸丑，诏曰：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俗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圣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朕肃膺宝历，褰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金诸厥议。但成周墟境，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位，德之共；侈，恶之大。”宣

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位。”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十二月乙丑，以右武卫将军来护儿为右骁卫大将军。戊辰，以柱国李景为右武卫大将军。以右卫率周罗睺为右武卫大将军。

大业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萧氏为皇后。改豫州为濠州，洛州为豫州。废诸州总管府。丙申，立晋王昭为皇太子。丁酉，以上柱国宇文述为左卫大将军，上柱国郭衍为左武卫大将军，延寿公于仲文为右卫大将军。己亥，以豫章王暉为豫州牧。戊申，发八使巡省风俗。下诏曰：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风淳俗厚，远至近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宝历，抚育黎献，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聿遵先绪，弗敢失坠，永育政术，多有缺然。况以四海之远，兆民之众，未获亲临，闻其疾苦。每虑幽仄莫举，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伤和气，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所以寤寐增叹，而夕惕载怀者也。

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振济。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赐贍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其有蠹害害人，不便于时者，使还之日，具录奏闻。

己酉，以吴州总管宇文弼为刑部尚书。

二月己卯，以尚书左仆射杨素为尚书令。

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戊申，诏曰：“听采舆论，谋及庶民，故能审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彝伦有章。而牧宰任称朝委，苟为侥幸以求课，虚立殿最，不存治实，纲纪于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说言，徒繁词翰，而乡校之内，阒尔无闻。恒然夕惕，用忘兴寝。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又于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舸、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

夏四月癸亥，大将军刘方击林邑，破之。

五月庚戌，民部尚书义丰侯韦冲卒。

六月甲子，荧惑入太微。

秋七月丁酉，制战亡之家给复十年。丙午，滕王纶、卫王集并夺爵徙边。

闰七月甲子，以尚书令杨素为太子太师，安德王雄为太子太傅，河间王弘为太子太保。丙子，诏曰：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汉采坑焚之余，不绝如线，晋承板荡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后，军国多虞，虽复黄宇时建，示同爱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遂使纤青抱紫，非以学优，制锦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靡立，雅缺道消，实由于此。

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儒，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礪之道。

八月壬寅，上御龙舟，幸江都。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鹢。舳舻相接，二百余里。

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十一月己未，以大将军崔仲方为礼部尚书。

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赐监省者各有差。以大理卿梁毗为刑部尚书。丁卯，遣十使并省州县。

二月丙戌，诏尚书令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大将军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制定舆服。始备辇路及五时副车。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珎，文官弁服，佩玉，五品已上给轸车、通轸，三公亲王加油络，武官平巾幘，袴褶，三品已上给靽鞞。下至胥吏，服色皆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戊戌，置都尉官。

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云定兴盛修仪仗，于是课州县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啗毛之用者，殆无遗类。至是而成。

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辛亥，上御端门，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税。癸丑，以冀州刺史杨文思为民部尚书。

五月甲寅，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书李通坐事免。乙卯，诏曰：“旌表先哲，式存殯祀，所以优礼贤能，显彰遗爱。朕永鉴前修，尚想名德，何尝不兴叹九原，属怀千载。其自古以来贤人君子，有能树声立德、佐世匡时、博利殊功、有益于王者，并宜营立祠宇，以时致祭。”坟墓之处，不得侵践。有司量为条式，称朕意焉。”

六月壬子，以尚书令、太子太师杨素为司徒。进封豫章王暉为齐王。

秋七月癸丑，以卫尉卿卫玄为工部尚书。庚申，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壬戌，擢藩邸旧臣鲜于罗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甲戌，皇太子昭薨。乙亥，上柱国、司徒、楚国公杨素薨。

八月辛卯，封皇孙倓为燕王，倓为越王，侑为代王。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俊子浩为秦王。

冬十月戊子，以灵州刺史段文振为兵部尚书。

十二月庚寅，诏曰：“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民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

莹兆堙荒，封树莫辨。兴言沦灭，有愴于怀。自古已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

三年春正月癸亥，勅并州迎党已流配而逃亡者，所获之处，即宜斩决。丙子，长星竟天，出于东壁，二旬而止。是月，武阳郡上言，河水清。

二月己丑，彗星见于奎，扫文昌，历大陵、五车、北河，入太微，扫帝坐，前后百余日而止。

三月辛亥，车驾还京师。壬子，以大将军姚弋仲为左屯卫将军。癸丑，遣羽骑尉朱宽使于流求国。乙卯，河间王弘薨。

夏四月庚辰，诏曰：“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所司依式。”甲申，颁律令，大赦天下，关内给复三年。壬辰，改州为郡。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改上柱国已下官为大夫。甲午，诏曰：

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周称多士，汉号得人，常想前风，载怀钦仰。朕负康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而汇茅寂寞，投竿罕至，岂美璞韬采，未值良工，将介石在怀，确乎难拔？永鉴前哲，恍然兴欢！凡厥在位，譬诸股肱，若济巨川，义同舟楫。岂得保兹宠禄，晦尔所知，优游卒岁，甚非谓也。祁大夫之举善，良史以为至公，臧文仲之蔽贤，尼父讥其窃位。求诸往古，非无褒贬，宜思进善，用匡寡薄。

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郭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异，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璉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臂力骠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选之限。丙申，车驾北巡狩。丁酉，以刑部尚书宇文弼为礼部尚书。戊戌，勅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翻赐，务从优厚。己亥，次赤岸泽。以太牢祭故太师李穆墓。

五月丁巳，突厥启民可汗遣子拓特勒来朝。戊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丙寅，启民可汗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辛未，启民可汗遣使请自入塞，奉迎舆驾。上不许。癸酉，有星孛于文昌上将，星皆动摇。

六月辛巳，猎于连谷。丁亥，诏曰：

率追孝飨，德莫至焉，崇建寝庙，礼之大者。然则质文异代，损益殊时，学灭坑焚，经典散逸，宪章堙坠，庙堂制度，师说不同。所以世数多少，莫能是正，连室异宫，亦无准定。

朕获奉祖宗，钦承景业，水惟严配，恩隆大典。于是询谋在位，博访儒术。咸以为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东渐西被，无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来苏。驾螭乘风，历代所弗至，辨发左衽，声教所罕及，莫不厥角关塞，顿颡阙庭。泽靡绝时，书无虚月，韬戈偃武，天下晏如。嘉瑞休徵，表里褊福，猗欤伟欤，无得而名者也。

朕又闻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礼聘。是以周之文、武，汉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谥号斯重，岂非缘情称述，即崇显之义乎？高祖文皇帝宜别建庙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怀。有司以时创造，务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礼亦异等。天子七庙，事著前经，诸侯二昭，又有差降，故其以多为贵。王者之礼，今可依用，贻厥后昆。

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启民可汗来朝。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贡方物。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

秋七月辛亥，启民可汗上表请变服，袭冠带。诏启民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赐启民及其部落各有差。丙子，杀光禄大夫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弼、太常卿高颎。尚书左仆射苏威坐事免。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乙酉，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上谓高丽使者曰：“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义城公主帐。己丑，启民可汗归蕃。癸巳，入楼烦关。壬寅，次太原。诏营晋阳宫。九月己未，次济源。幸御史大夫张衡宅，宴享极欢。己巳，至于东都。壬申，以齐王暉为河南尹、开府仪同三司。癸酉，以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庚戌，百僚大射于允武殿。丁卯，赐城内居民米各十石。壬申，以太府卿元寿为内史令，鸿胪卿杨玄感为礼部尚书。癸酉，以工部尚书卫玄为右候卫大将军，大理卿长孙炽为民部尚书。

二月己卯，遣司朝谒者崔毅使突厥处罗，致汗血马。

三月辛酉，以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工部尚书。壬戌，百济、倭、赤土、迦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致罗刹。

夏四月丙午，以离石之汾源、临泉、雁门之秀容，为楼烦郡。起汾阳宫。癸丑，以河内太守张定和为左屯卫大将军。乙卯，诏曰：“突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率领部落，保附关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频人谒觐，屡有陈请。以毡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愚同比屋，诚心恳切，朕之所重。宜于万寿成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

五月壬申，蜀郡获三足鸟，张掖获玄狐，各一。

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乙未，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破吐谷浑于曼头、赤水。

八月辛酉，亲祠恒岳，河北道郡守毕集。大赦天下。车驾所经郡县，免一年租调。

九月辛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戊寅，彗星出于五车，扫文昌，至房而灭。辛巳，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

冬十月丙午，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颍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辛

亥，诏曰：“昔周王下车，首封唐、虞之胤，汉帝承历，亦命殷、周之后。皆所以褒立先代，宪章在昔。朕嗣膺景业，傍求雅训，有一弘益，钦若令典。以为周兼夏、殷，文质大备，汉有天下，车书混一，魏、晋沿袭，风流未远。并宜立后，以存继绝之义。有司可求其胄绪列闻。”乙卯，颁新式于天下。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癸未，诏天下均田。戊子，上自东都还京师。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攒刃之类，皆禁绝之。太守每岁密上属官景迹。

二月戊戌，次于闾乡。诏祭古帝王陵及开皇功臣墓。庚子，制魏、周官不得为荫。辛丑，赤土国遣使贡方物。戊申，车驾至京师。丙辰，宴耆旧四百人于武德殿，颁赐各有差。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怡，顾谓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实用增感，情所未安，宜于此院之西别营一殿。”壬戌，制父母听随子之官。

三月己巳，车驾西巡河右。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与从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赐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门闾。乙亥，幸扶风旧宅。

夏四月己亥，大猎于陇西。壬寅，高昌、吐谷浑、伊吾并遣使来朝。乙巳，次狄道，党项羌来贡方物。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

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长围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长宁谷。壬午，度星岭。甲申，宴君臣于金山之上。丙戌，梁浩查，御马度而桥坏，斩朝散大夫黄且及督役者九人。吐谷浑王率众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寿南屯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将军张寿西屯泥岭，四面围之。浑王伏允以数十骑遁出，遣其名王诈称伏允，保车我真山。壬辰，诏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战，为贼所杀。亚将柳武建击败之，斩首数百级。甲午，其仙头王被围穷蹙，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

六月丁酉，遣左光禄大夫梁默、右翊卫将军李琼等追浑主，皆遇贼死之。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险隘，鱼贯而出。风震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丙午，次张掖。辛亥，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臂力骠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壬子，高昌王曲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戊午，大赦天下。开皇已来流配，悉放还乡，晋阳逆党，不在此例。陇右诸郡，给复一年，行经之所，给复二年。

秋七月丁卯，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无效而止。

九月癸未，车驾入长安。

冬十月癸亥，诏曰：“优德尚齿，载之典训，尊事乞言，义彰胶序。鬻熊为师，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厪厪黄发，更令收叙，务简秩优，无亏药膳，庶等卧治，行其弘益。今岁耆老赴集者，可于近郡处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滞，不堪居职，即给赐帛，送还本郡；本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给廪，以终厥身。”

十一月丙子，车驾幸东都。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丁丑，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帝数微服往观之。己丑，倭国遣使贡方物。

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陵、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乙卯，诏曰：“夫帝图草创，王业艰难，威仗股肱，协同心德，用能拯厥颓运，克膺大宝，然后畴庸茂赏，开国承家，誓以山河，传之不朽。近代丧乱，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实相乖，历兹永久，莫能惩革。皇运之初，百度伊始，犹循旧贯，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轨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训。自今已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丙辰，改封安德王雄为观王，河间王子庆为郇王。庚申，徵魏、齐、周、陈乐人，悉配太常。三月癸亥，幸江都宫。甲子，以鸿胪卿史祥为左骁卫大将军。

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颁赐各有差。

六月辛卯，宴耆、赤土并遣使贡方物。壬辰，雁门贼尉尉文通聚众三千，保于莫壁谷。遣鹰扬杨伯泉击败之。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冬十月壬申，刑部尚书梁毗卒。壬子，民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长孙积卒。

十二月己未，左光禄大夫、吏部尚书牛弘卒。辛酉，朱崖人王万昌举兵作乱，遣陇西太守韩洪讨平之。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卫大将军、光禄大夫、真定侯郭衍卒。

二月己未，上升豹台，临扬子津，大宴百僚，颁赐各有差。庚申，百济遣使朝贡。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壬午，诏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兴之以教义。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虽怀伐国，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

三月丁亥，右光禄大夫、左屯卫大将军姚辨卒。

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

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盖为民部尚书。

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

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戊午，以东平太守吐万绪为左屯卫大将军。

十二月己未，西面突厥处罗多利可汗来朝。上大悦，接以殊礼。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甲子，劾郡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之。